



世界侦探小说经典

DETECTIVE STORY

Maurice Leblanc

III

亚森·罗宾探案经典

(法国) 莫里斯·卢布朗 / 著

Maurice Leblanc

李鸿涛 等 译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卡格利奥斯特罗 伯爵夫人







这部历险记是亚森·罗宾众多历险记中的第一部，如果不是因为一再受到有力的阻挠，肯定早在其它历险记发表之前就发表了。

罗宾曾经说过：“我和卡格利奥斯特罗伯爵夫人之间的问题还没说完。让我们等着吧。”

这一等就等得长了，整整等了25年，问题才最终解决。所以，直到今天，才有可能来叙述一个20岁的青年与卡格利奥斯特罗的女儿之间的爱情与仇恨的殊死决斗。

一 从车里拉出一个女人

贝努城钟楼的钟敲响了3下。街灯熄了，拉乌尔·当德莱齐把自行车放在荆棘丛生的一个斜坡后面。

他在漆黑的夜幕中，沿着通向德蒂格庄园的乡村道路，一直走到围墙边。他停留在那儿，忽然听见马蹄得得，马铃叮当响，以及车轮在院子的铺石地面上滚动的声音，接着，两扇大门打开……一辆旧式四轮大马车飞快地驶了出来。拉乌尔仅仅来得及听到几句说话声，看到一支枪管，马车就已奔上大道，朝埃特莱塔方向驶去了。

拉乌尔心想：“嗨，他们对猎海雀劲头蛮足的嘛。不过，捕猎大批海雀的岩石离这里还远……我还是先去打听打听这临时组织的狩猎，还有这人来人往意味着什么。”

于是，他从左边沿着德蒂格庄园围墙绕去，转到第二个弯，走了40步后停下来。他手里拿着两把钥匙。他先用第一把钥匙打开一个低矮的小门，走进门，登上城堡一侧的楼梯。这个楼梯建在一堵古老护墙的低陷处，护墙已经半坍塌了。接着，他用第二把钥匙打开二楼一个秘密入口。

他直接摁亮了手电筒，并不在意小心谨慎。因为他知道，仆人住在房子另一边，男爵的独生女儿克拉里斯·德蒂格住在三楼，没有人能发现他。他沿着走廊走去。这个走廊通向一个宽敞工作室的，几个星期前，就是在这个工作室里，拉乌尔向男爵提出了



娶他的女儿的要求。也就是在那里，男爵对他大发雷霆，给他留下了不愉快的回忆。

一面镜子反映出他那年轻的苍白的面孔，这时比平时更要苍白。尽管内心非常激动，他还是竭力控制住自己，冷静地开始行动。

他并没有寻找多久。上次他和男爵谈话时，就注意到男爵有时望一望那张桃花心木的大书桌。桌子上的活动圆柱面盖没有翻下，拉乌尔向来善于发现他人藏匿东西的地方和手段。一分钟后，他就在桌子的一条缝隙中发现一封写在薄纸上的卷成香烟形状的信。信上没有签名也没有地址。

他拿起这封信看了看，最初觉得内容很平常，根本用不着这样用心地掩藏起来。经过仔细研究，他终于抓住其中比较重要的话，删去某些显然是填补空白的句子，读出了如下内容：

我在鲁昂找到了我们的女仇人的踪迹。我让人在当地报纸上刊登了一条消息，说埃特莱塔附近一个农民在他的草场上挖出了一个有七条分枝的古老铜烛台。她看到后，立即给埃特莱塔的车行老板打了电报，要他在12号下午3时派一辆双座四轮轿式马车到费康火车站去接她。但这一天早上，在我们的策划下，车行老板接到了取消预定马车的电报。这样，她在费康车站将见到的，就不是车行老板的马车，而是您的马车。这马车将在我们集会期间，在严密的护送下把她带到我们中间。

那时，我们就可以建立法庭，对她进行无情的判决。在今天这个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时代，可以立即进行惩处，任您选择喜欢的解决办法，处死笨蛋，处死恶人。但不要忘记我们最近会谈时提出的条件，要记住我们事业的成功，甚至我们的生存本身，都是和这恶毒的女人息息相关的。要小心谨慎。组织一场狩猎以转移视线。在下午4点钟，我和我的两个朋友将准时从勒阿费尔来到。不要毁掉这封信，您要把它还给我。

“看来，过度的小心谨慎不能不说是一种缺点，”拉乌尔想，



“要是给男爵写信的人不是有所提防，男爵可能早就把信烧掉了，那我就不会知道有绑架计划、非法审判计划，甚至，愿上帝原谅，谋杀的计划了。真想不到！像我未来的岳父这样一个虔诚的人，却似乎卷入了不正当的活动。难道他甚至 would 动手杀人么？这一切显然十分严重，而且可能使我去追捕他。”

拉乌尔搓搓双手，显得对这件事很感兴趣，不过，倒也并不感到过分惊讶。几天以来，一些细节早就唤起他的注意了。于是，他决定回到旅店，在那里睡上一觉，然后再回来打听男爵和他的客人们在阴谋策划什么，他们想要消灭的那个“恶毒女人”是什么人。

他把一切重新放好，但并没有动身，而是坐在一张摆着克拉里斯的照片的独脚小圆桌前，把照片摆在面前，深情地看着照片。克拉里斯·德蒂格几乎和他一样年轻！……刚 18 岁！嘴唇肉嘟嘟的，眼睛充满梦想，粉红鲜润的容颜，浅色的金发神情温柔，充满魅力！……

想着想着，拉乌尔的眼神变得冷漠起来，一个坏念头不由分说地侵入了他的心头。克拉里斯单独一个人住在上面她自己的房间里，他已两次用她给的钥匙，在午茶时间到她房间里去会她。今天会有谁阻拦他呢？声音传不到仆人那里，而男爵要到下午才会回来。为什么就这样离开呢！？

拉乌尔不是罗维拉斯那样的人‘理查·罗维拉斯是 17 世纪美国诗人和戏剧家，以态度和蔼可亲 and 容貌漂亮著名。’罗维拉斯正直高尚的感情阻止了本性和欲望的放纵。而他知道，自己的本性和欲望极度强烈，现在怎样抗拒这种诱惑呢？自尊、欲望、爱情、征服的急切需要，都在鼓动他采取行动。他再也不愿花费时间去作那些无谓的考虑了，于是迅速爬上楼梯。

在紧闭着的门前，他有些犹豫起来。前两次他是在大白天，作为一个尊敬的朋友进这道门的。而现在却是深更半夜，在现在的时刻采取这样的行动，意味着什么？

良心上的矛盾没有持续多久。他轻轻地敲响了门，同时低声唤着：

“克拉里斯……克拉里斯……是我。”

过了一分钟，没有听见声音。在他正要再次敲门时，房门半打开了，少女手里拿着一盏灯出现在门口。



看到她面色苍白，面容惊恐，他心里慌了，便向后退去，准备离开。

“克拉里斯，别怨恨我……我是情不自禁来的……你只要说一句，我就离开……”

克拉里斯要是听见这些话，就不会出事了，她能很容易地就控制住这个已经准备好接受失败的敌手。但她这时既听不见也看不见。她想发怒，却只是结结巴巴说些含糊不清的责备话；她想赶走他，她的手臂却没有力气作出赶他走的手势。她的手在发抖，不得不放下灯盏。她头晕起来，摔倒在地上，昏迷过去……

3个月前，他们在南方相遇时，便开始相爱了。当时克拉里斯在那里的一个寄宿学校的女友家住过一段时间。

当时，他们一见面，立即就感到有一种东西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了。在他看来，那是世上最美好的东西；在她看来，是她越来越觉得亲切的甘心情愿受人支配的标志。从一开始，她就觉得拉乌尔是一个捉摸不定的神秘人物，似乎永远也无法了解他。他有时过于轻浮，讽刺过于刻薄，性情过于忧虑，使她感到不快。但是，他却是那么富有魅力！那么愉快！充满年轻人的热情和活力。这样，他的那些缺点看起来就成了极为难得的优点，他的恶习就好像是现在还不为人所知的将充分发展的美德。

自从她回到诺曼底后，一天早上，她意外看见一个年轻人的漂亮身影爬上她的窗子对面的墙头。这个年轻人选择了几公里外的一家旅店住下，几乎每天都骑着自行车到德蒂格庄园附近去看她。

克拉里斯自幼失去了母亲，和父亲在一起，生活得并不幸福。她的父亲心肠很硬，性格阴郁，过度虔诚，看重自己的贵族头衔，贪得无厌，佃户们都像惧怕仇人一样惧怕他。当拉乌尔甚至不经介绍就胆敢要求他把女儿嫁给他时，男爵对这位没有社会地位、没有朋友和亲戚的求婚者大发雷霆。要不是这位年轻人用驯服猛兽的人那样的目光瞪着他，他是会给他一顿鞭打的。

就是为了抹去这场会见在拉乌尔心中留下的恶劣记忆，克拉里斯才犯了错误，她两次给他打开自己的小客厅的房门。这是危险的不慎！被拉乌尔怀着一个恋人的逻辑加以利用了。

这天早上，克拉里斯让拉乌尔藏在隔壁的房间里，装作身体



不适，让仆人把午餐送到房间里来，吃完饭后，他们俩长久依偎在一个打开的窗子前，回味着亲吻的美好滋味，怀着种种温柔和虽犯错误却不失纯真的感情而心贴着心。

可是克拉里斯哭了起来……

几个钟头过去了，刮过高原的来自海上的轻风抚摸着他们的脸庞。在他们前面，是一个有围墙的大果园，围墙外边，是阳光普照的油菜田，那里有一片洼地，视线开阔，使他们可以看见右边一直延伸到费康的那一线白色的峭壁，和左边那埃特莱塔海湾、下游门以及巨大的空心岩柱的尖顶。

拉乌尔轻声对她说：

“亲爱的，用不着悲伤。对我们这种年纪来说，生活总是美好的，一切阻碍都将破除，到那时生活会更加美好。不要哭！”

她擦去眼泪，强装出笑容望着他。他和她一样瘦，但肩膀宽阔，既潇洒又结实。在他那精力充沛的脸上，有一张机灵的嘴巴和闪亮快活的眼睛。他穿着一条短裤，外衣敞开着，里面是一件白色羊毛紧身内衣，看起来非常灵活，灵活得令人难以置信。

“拉乌尔，拉乌尔”，她悲伤地说，“您的眼睛虽然看着我，心里却不在想我！在我们之间发生这种事，您却不想我！这是为什么？我的拉乌尔，您在想什么？”

他笑着说：

“我在想您父亲。”

“你在想我父亲？”

“是的，我在想德蒂格男爵和他的那些客人。他们年纪都不小了，怎么还会花费时间到岩石上去捕杀那些可怜的海雀呢？”

“也许他们喜欢这样。”

“您能肯定是这样么？我却感到困惑。瞧，我们不是在1894那种年头，虽然我以为是如此……您不会生气吧？”

“亲爱的，说下去。”

“好吧，我觉得他们好像在耍什么阴谋！是这样的，克拉里斯，正如我告诉您的那样，德·罗勒维尔侯爵、马蒂尼·德·拉·沃巴利埃尔、奥斯卡·德·贝纳托伯爵、鲁·德斯蒂埃等人，这些科城地区的贵族正在酝酿着一个阴谋。”

她撅撅嘴巴。

“我的宝贝，您不是在说傻话吧？”



“可是我看得出来，您听得很认真，”拉乌尔回答，心想她确实什么也不知道。“这说明您正在等着我告诉您一些严重的事！……”

“拉乌尔，是有关爱情的事。”

拉乌尔紧紧地抱着她的头：“爱你，就是我的全部生命，亲爱的。要是说我有什么宏伟的考虑，有什么雄心壮志的话，那就是赢得你。克拉里斯，假如你父亲因为阴谋活动被捕，甚至被判死刑，而我突然救了他，那样一来，他就不能不把女儿嫁给我了。”

“我相信他总有一天会让步的，亲爱的。”

“不会，永远也不会！因为我既没有财产，又没有靠山……”

“可您有您的名字……拉乌尔·当德莱齐。”

“这甚至不是我的名字。”

“这是怎么回事？”

“当德莱齐是我母亲的姓，娘家对她的婚姻本来就不满，她守寡以后，娘家命令她恢复使用这个姓。”

“这是为什么？”对这意外的坦白克拉里斯感到不解。

“为什么？只因为我父亲是平民，穷得像约伯（《圣经·旧约》里的一位族长，为人正直但一生不幸。）他只是一位普通的教师……教什么？教体操、击剑和拳击！”

“那么您真正的姓名叫什么？”

“噢！是一个很平庸的名字，可怜的克拉里斯。”

“什么名字？”

“亚森·罗宾。”

“亚森·罗宾？……”

“对，这名字是有些平庸，得改一改，好吗？”

克拉里斯似乎惊呆了。他叫什么名字她并不在乎，但男爵不会这样看，没有表示贵族身份的姓氏的人，别想做他的女婿。

她含糊地说：

“您不该看不起您父亲。当教师并没有什么值得羞愧的。”

“是没有什么可羞愧的，”他大笑起来，笑得都使克拉里斯感到难受了，“我可以发誓，我还在吃奶的时候，他就教我打拳和体育，我从中得到很大的好处。他是个很出色的人。至于我母亲，她也许有别的原因看不起他。”



他突然热烈的拥抱着她跳起舞来。跳了一阵，他又大声说：

“小姑娘，笑吧，这的确很可笑。亚森·罗宾或拉乌尔·当德莱齐，这有什么关系呢？要紧的是要成功。我毫不怀疑我会成功，你等着看好了。凡是见过我的术士，没有一个不预言我前途远大的，他们预言我必定会誉满全球。拉乌尔·当德莱齐会是将军、部长或大使。至少是亚森·罗宾，这是命中注定了的。我已做好了准备，有钢铁一般的肌肉，最好用的头脑！我的天，生活多么美好！拉乌尔·当德莱齐……亚森·罗宾……一个雕像的两面！阳光到底照亮哪一面呢？”

说到这里，他突然停下来，他对自己如此忘形的举止似乎忽然感到尴尬。他沉默地看着被他扰乱了宁静的小房间，猛醒到他扰乱了少女的宁静和纯洁的良知。于是，他立即就改变了态度，似乎变成了另一个人——这正是他天性的迷人之处，在克拉里斯面前跪下来，郑重其事地对她说：

“原谅我，也许我有些举止失当……但这不是我的过错……我实在无法保持平衡……好与坏两方面都在吸引我。克拉里斯，您得帮我选择道路。要是我走入歧路，请原谅我。”

她捧着他的头，声音激动地说：

“我的宝贝，你没有什么可要我原谅的。我很幸福。我几乎可以肯定，你将来会使我忍受很多痛苦，我事先准备好，高兴地接受任何来自你的痛苦就是了。喏，拿着，这是我的照片。你将来做任何事都要对得起我，要在看着这照片时永远不会脸红。至于我，我将永远做你的情人和妻子。我爱你，拉乌尔！”

她吻他的前额。他已经笑着站起来：

“你使我成为骑士。从此我将变得不可战胜，随时都可给敌人以迅猛的打击。出来吧，敌人们！……我已经登场了！”

拉乌尔的计划很简单——我们暂且不提亚森·罗宾这个名字，因为在这期间，他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有点蔑视这个名字——在城堡左侧的果园林木中间，靠近从前是城堡的围墙处，有一个被截去了一段的塔，塔身很矮，有一个顶，完全被常春藤覆盖着。拉乌尔确信，下午4时的集会肯定将在男爵平日接见佃农的大厅里举行。拉乌尔注意到，正对田野有一个洞口，也许那是从前的窗户或通风眼。





对于一个这样灵活的小伙子来说，爬上去是很容易的事情。他从城堡里出来，在常春藤下爬行，利用粗壮的树根，爬到有人特意开出来的豁口上，这个豁口很深，他可以平躺在里面。这样，他便呆在了离地5米的地方，头部被树叶遮住，没有人看得见他，他却能看见整个大厅。这大厅摆着20多张椅子，一张桌子和一条教堂的长椅。

不出拉乌尔的预料，40分钟后，男爵和一位朋友走了进来。

戈德弗鲁瓦·德蒂格男爵像庙会上的角斗士，肌肉鼓鼓的，脸色像红砖，一圈棕红色的胡子围着脸庞，眼光锐利，炯炯有神。与他一同进来的，是他的表亲奥斯卡·德·贝纳托。拉乌尔见过他。这人同样是一副诺曼底的小贵族气派，只是更庸俗和粗笨。这时候，两人似乎都很激动。

“快点，”男爵说，“拉·沃巴利埃尔、罗勒维尔和多泊格尔将来与我们会合。在4点钟时，博马涅安将和达尔科勒王子和德·布里从果园那边来。我已把那里的大门打开了。……还有……还有……她会来……要是运气好，她就会落在陷阱里。”

“难说。”贝纳托低声说。

“为什么？她订了一辆马车，马车会去接她，她会乘上去。驾车的多尔蒙会把她带到我们这里来。在四条道那边山坡上，鲁·德斯蒂埃会跳上马车踏板，打开车门，制服那个女人。他们两人会把她捆起来。这一切她是抗拒不了的。”

当他们走近拉乌尔在上面藏身的地方时，贝纳托低声说：

“然后呢？”

“然后，我就向朋友们解释我们的处境，和这女人所扮演的角色……”

“你以为他们会同意给她定罪么？……”

“同不同意都一样。你想想，博马涅安要定她罪，我们能拒绝得了么？”

“啊！”贝纳托说，“这个人会使我们大家都完蛋。”

德蒂格男爵耸耸肩。

“有她这样的女人，就得有他那样的男人跟她斗。你一切都准备好了么？”

“准备好了，两条船停在神甫梯下的沙滩上。那条小的已凿穿了底，下水后十分钟就会沉下。”



“搁上一块石头了吗？”

“是的，用绳环系了一块大石头。”

他们沉默起来。

他们说的话，拉乌尔全都听见了，每一句话都引起他极大的好奇心。

“天啊，”他想，“就是给我一个帝国，我也不会把我的包厢换出去。这些家伙，谈起谋杀来就像换假领子那么不当一回事！”

戈德弗鲁瓦·德蒂格尤其使他惊讶。温柔的克拉里斯怎么会是这样一个阴险家伙的女儿呢！他的目的何在？他到底怀着什么隐蔽的动机？他这样做难道是出于仇恨、贪婪、报仇的欲望、残酷的本能？这令人想起从前的刽子手，他那紫红的脸和棕红的胡子发出火焰似的光，看来随时都准备干可怕的事情。

其他3个客人也来到了。拉乌尔注意到他们是德蒂格庄园的常客。他们都背对着两个窗子坐在那里，因此他们的脸都处在阴影中。

到了4点钟，才又来了两个客人。其中一个年纪较大，军人身材，穿着礼服，下巴上蓄着在拿破仑第三时代称为帝须的小胡子。他在门前停下了脚步。

大家站起来去迎接另一个人。拉乌尔毫不犹豫地认为，这个人就是写那封没有签名的信的人，是大家等着的人。男爵叫他博马涅安。

虽然他是这几个人当中唯一没有头衔和贵族姓氏的人，大家接待他却像接待领袖一样，那种殷勤的态度与他那统治者的态度和威严的目光正相匹配。他的脸庞剃得光光的，双颊下陷，漂亮的黑眼睛里闪烁着激情。他的举止和他的衣着一样有点严谨，带有苦行僧的味道。他的神情像教会的人士。

他请大家重新坐下，并原谅他没有把他的一位朋友布里伯爵带来，并让他一同来的人上前，向大家介绍道：

“达尔科勒王子……你们知道么？达尔科勒王子是我们的人，但我们以前集会时，他因为偶然有事没有能来参加。他在远方有活动，而且富有成果。今天，我们必须请他来作证人，因为在1870年他曾两次见到过那个威胁我们的恶毒女人。”

拉乌尔听到这里，立即计算起来，感到有点失望：那“恶毒女人”大概年过50了，因为她与达尔科勒王子相遇是在24年



前。

王子坐在客人中间。博马涅安把戈德弗鲁瓦·德蒂格带到一边。男爵把一个信封交给他，这信无疑就是那封会连累人的信。接着他们低声争论起来，博马涅安做了一个有力的决断的手势，打断了对方的话。

“看样子这位先生可不大好商量，”拉乌尔心想，“他们会把她淹死，看来这是早已定好的结局。”

博马涅安走到最后一排位子那里，但在坐下之前，他说道：

“朋友们，你们应当明白目前的形势有多么严峻。大家团结一致，同意要达到一个宏伟的目标。我们从事着一个重要的共同事业。我们有理由认为，国家、党派和宗教的利益——我不能把这些利益分开——都与我们的成功密切相关。但是一段时间以来，这些计划遭到一位女人大胆而无情的仇视。这女人掌握了一些情报，开始寻找我们几乎要发现的秘密。要是她在我们之前找到，我们的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她和我们两方，只能有一方赢。我们热切希望这场斗争对我们有利。”

博马涅安说完坐下，双臂搭在一把椅子背上，弯下了他那高大的身子，好像不愿让人看见。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这帮聚集到这里来讨论这件大事的人，仍然是一阵沉默。大家无心说话，都集中注意力在等待，等待从田野传来声音。他们都在想着俘虏那个女人的事，他们急于抓住并看到他们的对手。

男爵举起一只手指，低沉的马蹄声从远处传来。

“这是我的马车。”他说。

是的，可是对手坐在马车上吗？

男爵朝门口走去。果园里没有人，仆人们在前院里工作，一切都和平日一样。

马车声越来越近。马车离开大路，穿过田野，接着突然出现在大门两条石柱之间。

马车夫作了一个手势。男爵大声宣布：

“胜利了！把她抓到了。”

马车停下了。坐在前面的多尔蒙急忙下了车。鲁·德斯蒂埃也跳下车。在男爵帮忙下，他们从车里拉出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手脚被捆住、头部包着一条纱巾。他们把她抬到大厅中央那条教



堂的长椅上。

“一点儿意外也没有碰到，”多尔蒙说，“下火车后，她就乘马车。到了四道口。我们抓住她时，她连叫一声都没有来得及。”

“揭开她的头巾，”男爵命令说，“松绑！”

男爵亲自解开她的绳索。

多尔蒙掀去面纱，让她的头露出来。

在场的人中发出一声惊叹。躲在上面的拉乌尔看得清清楚楚，当他看见是一个十分年轻美丽的女人时，也同样震惊。

达尔科勒王子走到前排，脸上的肌肉不断抽搐，眼睛睁得大大的。他结结巴巴地说：

“是她……不会错……我认得……啊！多么奇怪的事！”

“有什么可奇怪的！您能解释么？”男爵说。

达尔科勒王子说出一句让人难以理解的话：

“她和24年前一样年轻！”

那女人坐下来，身子笔挺，拳头握得紧紧的。她的帽子大概在遭到袭击时丢掉了，一半头发披散在脑后，用一把金梳子络成厚厚的一束，另一半头发在前额分开，紧贴在两鬓，鬓角上有点卷曲。

她的脸非常漂亮，不管表情平静还是恐惧，都像是在微笑。她下巴瘦削，颊骨微微突出，眼睛长而大，眼皮低垂，令人想起达芬奇或贝纳迪努·吕伊尼画笔下的女人。那些女人的全部妩媚，都在于她们脸上那种看不见但猜得出，既让你激动又叫你不安的微笑。她的穿着简单朴素：外面一件旅行服脱下了，里面是一件紧身灰毛衣裙。

“哎呀！”眼睛一直盯住她的拉乌尔想，“这么漂亮的女人不像是会害人的嘛！可他们十来个男人却要来对付她一个女人。”

她注意观察四周的人，试图在若明若暗的光线中辨认那些人。

最后，她说：

“你们是一些什么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你们想干什么？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来？”

“您是我们的敌人。”戈德费鲁瓦·德蒂格大声说。

她轻轻地摇头说：

“敌人？你们。你们肯定没有弄错么？我是佩尔格里尼夫



人。”

“不，您不是佩尔格里尼夫人。”

“我向你们保证……”

“不是。”男爵大声地说。“佩尔格里尼，是18世纪一个人的假名。您声称自己是这个人？”

她没有立即回答，似乎不理解这句荒谬的话。后来她问道：

“那么，你们认为我叫什么名字？”

“约瑟芬·巴尔莎摩，卡格利奥斯特罗伯爵夫人。”

二 约瑟芬·巴尔摩

卡格利奥斯特罗！这是一个非同一般的人物，他曾经使整个欧洲惊异，使路易十六统治下的法国宫廷深感不安。王后的颈链……罗康红衣主教……玛丽-昂图瓦纳特……他那神秘的生活引出了多少令人不安的事件啊！

这个谜一般的奇人是一个擅长搞阴谋的天才，具有真正的统治才能。他究竟有多大本事，人们至今还未能全部弄清楚。

谁能说他就是骗子呢？某些比常人感觉更为敏锐的人可以看到生死两界，而我们却看不到。难道因为这样，我们就有权否认他们的存在么？就能够把那记得起上辈子生活的人称为骗子或疯子么？这种人在回忆他前世的经历的同时，利用前世所获得的东西、失去的秘密和遗忘了的事实，开发出一种我们称为超自然的能力。其实，这不过是在犹豫地、含糊地使用我们也许正被压制束缚的力量罢了。

躲在暗处观察的拉乌尔·当德莱齐感到怀疑，不无保留地对事情的发展方式暗暗发笑，但那些在场的人却早就把那几句荒谬的断言当作现实接受了。对这件事，他们有自己的证据和看法么？在他们看来，这女人自称是卡格利奥斯特罗的女儿。难道他们真的发现她继承了那非同一般的观察力和预见能力？

在这群人当中，德蒂格男爵是唯一站着的人，他俯身向那年轻女人说：

“卡格利奥斯特罗是您的姓氏么？”



她没有立即回答，似乎是在寻找更好的回答，来为自己辩护。她想在投入战斗之前，先摸清敌人掌握了什么武器。于是她平静地回答说：

“我没有必要回答您。您有什么权利这样问我。不过，既然我的出生证上写的是约瑟芬·佩尔格里尼，既然我一时心血来潮，让人叫我约瑟芬·巴尔莎摩，卡格利奥斯特罗伯爵夫人，我又何必否认呢？卡格利奥斯特罗和佩尔格里尼这两个名字，使我一直感兴趣的约瑟芬·巴尔莎摩的人格更为完整。”

“您这样说就自相矛盾了。”男爵明确地问，“照您这样说，那么您到底是谁的直系后人呢？”

不知是出于谨慎，还是出于蔑视，抑或是对这荒唐的问题表示抗议，她耸耸肩膀，什么也没有说。

“不管她的这种沉默是招认还是否认，”男爵转向在座的朋友说：“这女人说的话都无足轻重，没有必要浪费时间来逐一驳斥。我们来这里是要对一件我们大致知道的事作出重大的决定。但有些详情我们中大部分人还不知道。因此有必要回顾一下事实。现在我给你们读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尽可能扼要地概括了事实，请你们注意听。”

他庄重地念几页备忘录。拉乌尔认定是博马涅安写的。

1870年三月初，也就是法国与普鲁士开战前4个月，在纷纷来到巴黎的外国人中，卡格利奥斯特罗伯爵夫人突然崭露头角，十分引人注目。这女人漂亮风雅，出手大方。她总是独来独往，有时至多由一个据说是她兄弟的年轻人陪同。她无论出现在什么地方，总是激起别人最强烈的好奇心。首先，她的姓名就让人困惑。她那些神秘的行为，奇迹般治好的一些病人，她对那些向她问卜的人们回答，都与著名的卡格利奥斯特罗相似。亚历山大·仲马（即大仲马，1802—1870，法国著名历史小说家。）的小说曾使称为卡格利奥斯特罗伯爵夫人的约瑟芬·巴尔莎摩风靡一时。她用的是同样的手法，甚至更为大胆。

她的声誉是那么高，以致进了杜伊勒里宫的大门，在拿破仑三世的宫廷中出现。甚至有人说歌仁妮皇后曾



把她最忠心的密友召集到一起，与这位美丽的伯爵夫人相见。有一期秘密发行的叫作《喧闹》的嘲讽性报纸——这期报纸当即遭到查禁——刊登一个撰稿人叙述偶然参加的一个集会的文章中，有一段这样写道：

她有些像那神秘微笑的女人画像，有一种没有多大的变化，但却难以确定的既温存纯朴又残酷邪恶的表情。清澈的目光中蕴含着经验，不变的微笑中带着痛苦。人们认为她有80岁时，她表示同意。在这时候，她从口袋里拿出一个黄金小镜子，从一个很小的瓶子中往镜面上倒两滴液体，轻轻一拭，然后对着镜子照自己。于是，美丽的青春又重现在她的脸上。

人们问她，她回答道：

“这镜子是卡格利奥斯特罗的。对那些怀着信心照镜子的人，时间便会停止不前。瞧，镜框上刻着1783年，下面还有4行字表示4个谜。这几个谜是从玛丽·昂图瓦纳特王后口中得知的。卡格利奥斯特罗打算解开这些谜。他说：‘有人告诉我，谁能解开这些谜，谁就是王中之王。’”

“可以把这些谜告诉我们么？”有人问她。

“当然可以，不过知道谜面并不等于就解开了谜，甚至卡格利奥斯特罗也没有来得及解开它们。下面就是这四句话：①

“巨大的财宝，
北方表族的盖幕石板，
法国国王的财富，
七个分枝的烛台。”

后来地和我们每个人都说了些话，透露给我们一些事情，使我们惊讶不已。

皇后虽然不愿谈任何有关她个人的问题，但很想知道将来的情况。

① 第一个谜被一个少女解开（参见《走钢丝的姑娘》）。其后两谜为亚森·罗宾所解开（参见《三十口棺材岛》和《空心岩柱》）。第四个谜是本篇讲述的对象。——原注